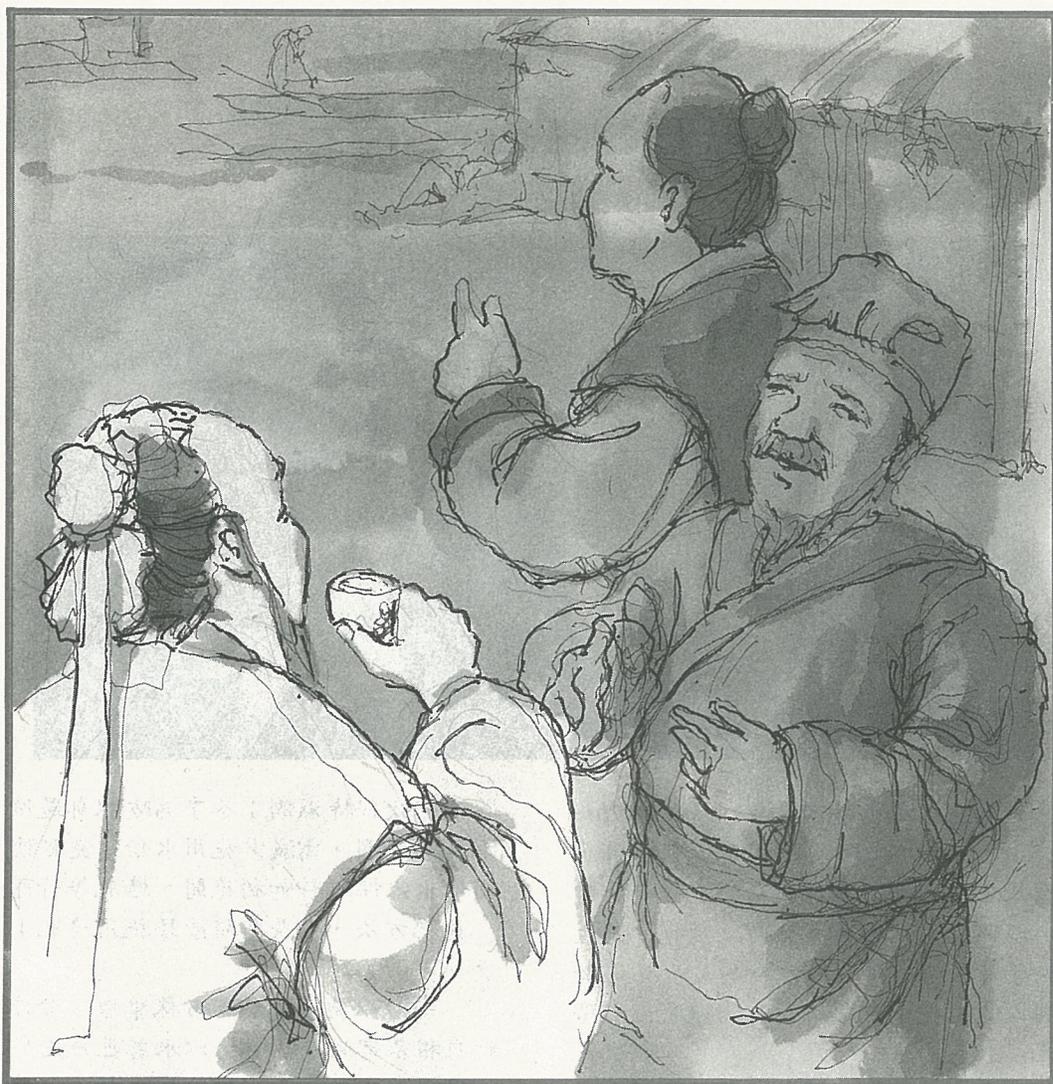


# 溪頭卧剝蓮蓬



“這位官人，醒醒呀！”

“醒醒呀！這兒風大，會招涼哪。”

辛棄疾朦朧的搖搖頭，不知是真，是夢，耳邊一搭一唱，全是吳儂軟語的南音。

“孩子的娘，打杯茶來，這位官人想是喝醉了，把河邊的青草地當成床鋪啦。”

強睜開眼，只見一位老嫗，顛危危的捧著杯茶來。見他醒了，帶著關切的責備：

“你這位官人，喝恁多酒！酒醉了吹風，要頭疼的喲！”

辛棄疾忙坐起身，滿口稱謝，接過茶，一口灌下；他酒後焦渴的喉嚨，正需要茶水滋潤。這茶，比起他家中的香茶，自然是差得太遠了，又苦又澀，但他仍如飲瓊漿，一則，是實在口渴，

二則，也因為這兩位白髮老夫婦的盛情，令他心感吧？

“多謝，多謝！”

他喝完了杯中的茶，向老大娘稱謝，老大娘滿臉堆著笑，接過粗瓷的茶杯，進屋去了。

“這位官人，貴姓哪？”

老大爺跟他搭訕，他忙答：

“姓辛。”

“是路過吧？看著眼生，口音也不像本地人。”

就這樣，你一言，我一語的聊了起來。

一棟低矮的茅屋，幾畝溪邊的水田，這一戶人家就這樣樂天知命的生活著。他們臉上，有歲月的痕跡，却没有太多的憂患風霜之色。

老大爺絮絮的告訴他，這兩年，已

文：劉明儀  
書：汪濟  
圖：林慧蘭

茅簷低小溪上青，竹醉裏蠻  
音相媚好，白髮誰家翁媪。大兒  
鋤豆溪東，中男正織雞籠，最喜  
小兒無賴，溪頭臥剝蓮蓬。

辛棄疾 清平樂 志義汪濟

茅簷低小，溪上青青草，醉裏蠻音相媚好，白髮誰家翁媪。大兒鋤豆溪東，中男正織雞籠，最喜小兒無賴，溪頭臥剝蓮蓬。

辛棄疾的「清平樂」

經不大下田幹活了，因為，孩子們都大了，可以替手。

“幾個壯丁呢？”

“三個啲，老大快接媳婦了，我老伴，也好歇歇，等著抱孫子囉。”

他指著在溪邊鋤地的農夫，眉開眼笑：

“那就是老大，在豆田裡鋤地哪。”

一個男孩，在樹陰下，用竹篾編著什麼。辛棄疾指著問：

“那也是令郎吧？”

“什麼令郎呀，官人一定是唸了書的，說話文縷縷。那是老二，家裡老母雞正抱窩，他在編雞籠呢。”

老太爺樂呵呵的。辛棄疾湊趣：

“那，你家老三呢？”

“老三哪，是個無賴小潑皮啲！看，教他剝蓮蓬呢，都沒個做事的樣子，

躺著剝！懶得抽筋哪！”

口中罵著，辛棄疾却在他滿盈著笑意的眼中，看出他對這“潑皮小無賴”的疼愛，竟還超過對兩個勤勞的哥哥呢！

順著他的目光望去，看著那小兒子懶散悠閒的身姿，辛棄疾不覺莞爾，而且，油生出艷羨之情……

這一闕“清平樂”，後人加的小題是“村居”，辛棄疾以極樸素的文字，寫出鄉村中純樸的人情和生活。一對老夫婦，三個孩子，鋤豆啦，織籠啦，都是農家日常生活的寫照。尤其寫那“無賴小兒”，臥剝蓮蓬的那份閒散悠然，彷彿是另一種“桃花源”的情景。無怪落在一生為國憂勞的辛棄疾眼中，覺得可羨可喜。我們現代人，閉目想想，也不禁油然而生羨吧！